

中國古典文學
理論批評叢書

飲冰室詩話

飲 冰 室 詩 話

梁 啓 超 著

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

*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陽 內 大 街 320 號)

北 京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字 第 003 號

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 號 1204 字 數 101,000 開 本 850×1168 紙 $\frac{1}{32}$ 印 張 $4 \frac{9}{16}$ 插 頁 2

1959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9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1—5000 冊

定 價 (5) 0.52 元

出版說明

梁啓超，字卓如，號任公。廣東新會人。一八七三年（清同治十二年癸酉）生，一九二九年卒。在中國近代史上，梁啓超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宣傳家、政論家和啓蒙思想家著名。從一八九〇年受學於康有爲時開始，直到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之前，青年時代的梁啓超，贊助康有爲領導變法運動，在當時進步人士當中有很大影響，被人們并稱爲『康梁』。在康有爲的旗幟之下，梁啓超是改良派的宣傳戰綫上的主將。

戊戌政變後，康、梁逃亡國外，在華僑中組織保皇黨，主張君主立憲，反對民主革命，與以孫中山爲首的同盟會展開了尖銳的鬥爭；梁啓超仍然是他們的宣傳戰綫上的主將。當同盟會用『土地國有』或『平均地權』的綱領作爲社會主義的綱領來號召革命時，梁啓超出來堅決反對，因此，他又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遇到的最早的反對論者，不過同盟會當時所謂社會主義並不是真的社會主義，實際上還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。

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後，梁啓超自日本回國，投靠竊國大盜袁世凱，以後又投靠黎元洪、段祺瑞、張作霖、陸榮廷、岑春煊等大小軍閥官僚，成了一個投機善變的反動政客。

自一九二〇年起，梁啓超表面上宣稱脫離政治活動，專門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，實際上仍然野心勃勃，時刻覬覦着重登反動政治舞臺的機會。但自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開始，中國革命已發展到無

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階段，新的歷史條件使梁啟超再也不可能實現他這種野心。於是，他只有在『鬱鬱不得意』當中，在政客型的教授生涯當中，度過了他一生最後的十年。

飲冰室詩話是梁啟超逃亡日本時的著作，完全是宣傳康有爲、譚嗣同、夏曾佑、蔣智由等改良主義者的詩，特別大力宣傳改良主義者黃遵憲的詩，具有強烈的、鮮明的政治性。改良派的變法運動中，曾經包括所謂『詩界革命』——其實是詩歌改良的運動，口號是『以舊風格含新意境』，或者說『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』。他們發動的這個文學運動，是爲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的，基本上同樣是改良主義的，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性，但歷史註定了必然不可能得到勝利。這部詩話，是有關他們的『詩界革命運動』的重要材料。在大力宣傳傑出的愛國詩人黃遵憲這一點上，此書起了重要的作用；書中當然也有反動的成份，例如第五十一條引用並贊美黃遵憲的三哀詩，就是對義和團起義極盡誣蔑醜詆之能事，又如對待我國少數民族，是大漢族主義的態度，對待許多殖民地人民，是帝國主義種族論的應聲蟲，諸如此類，都是需要批判的。

今據中華書局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本校點整理出版。

本書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叢書專著選輯部分之一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統一書号: 10019·1204

定 价: 0.52 元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一
我生愛朋友，又愛文學，每於師友之詩文辭，芳馨悱惻，輒誦誦之，以印於腦。自付於古人之詩，能成誦者寥寥，而近人詩則數倍之，殆所謂豐於昵者耶。其鴻篇鉅製，洋洋灑灑者，行將別哀錄之爲一集。亦有東鱗西爪，僅記其一二者，隨筆錄之。

二

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，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，不待言矣。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。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蒼齋詩，自題爲『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』，蓋非其所自憚者也。瀏陽殉國時，年僅三十一，故所謂新學之詩，寥寥極希。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，其一曰：『無端過去生中事，免上朦朧業眼來。燈下憫懷誰一劍，尊前屍塚夢三槐。金裘噴血和天鬪，雲竹聞歌匝地哀。徐甲儻容心懺悔，願身成骨骨成灰。』其二曰：『死生流轉不相值，天地翻時忽一逢。且喜無情成解脫，欲追前事已冥濛。桐花院落烏頭白，芳草汀洲雁淚紅。再世金鑲彈指過，結空爲色又俄空。』其三曰：『柳花夙有何冤業，萍末相

遭乃爾奇？直到化泥方是聚，祇今墮水尙成離。焉能忍此而終古？亦與之爲無町畦。我佛天親魔眷屬，一時撒手劫僧祇。」其言沈鬱哀豔，蓋劉陽集中所罕見者，不知其何所指也。然遣情之中，字字皆學道有得語，亦劉陽之所以爲劉陽，新學之所以爲新學歟。

三

戊戌去國之際，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，顧無甚可留戀；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，惟一菊花硯。硯爲唐瀏陽所贈，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，初與絳丞定交也。譚瀏陽爲之銘曰：「空花了無真實相，用造荊偈起衆信。任公之研佛塵贈，兩君石交我作證。」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，受代去，瀕行前一日來作別，見研與銘，乃爲余刻之。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，而此研復飛沈塵海，消息杳然，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時也。念之淒咽。

四

近世詩人能銘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，當推黃公度。丙申、丁酉間，其人境廬詩稿本，留余家者兩月餘，余讀之數過，然當時不解詩，故緣法淺薄，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，殊可惜也。近見其七律一首，亦不記全文，惟能誦兩句云：「文章巨蟹橫行日，世界羣龍見首時。」余甚愛之。

五

嚴又陵哲學大家，人多知之；至其詩才之淵懿，或罕知者。余記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云：『求治翻爲罪，明時誤愛才。伏尸名士賤，稱疾詔書哀。燕市天如晦，天南雨又來。臨河鳴犢歎，莫遣寸心灰。』又綠珠詞一首云：『情重身難主，淒涼石季倫。明珠三百琲，空換墜樓人。』蓋哭林晚翠也。

六

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，挈精史籍，深通英文。去年孑身獨行，省親於印度，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，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，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。近得其寄詩二章，自跋云：『侍大人遊舍衛祇林，壞殿頽垣，佛法已劫。然支那女士來游者，同璧爲第一人矣。』詩云：『舍衛山河歷劫塵，布金壞殿數三巡。若論女士西游者，我是支那第一人。』靈鷲高峯照暮霞，淒迷塔樹萬人家。恆河落日滔滔盡，祇樹雷音付落花。』

七

狄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，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，字字令人關心愴目。中一條，其事甚韻而其人甚奇者，讀之亦可見中國女權消息之一斑也。錄其全文如下：『庚子仲冬，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，便途得游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。雨雪載途，寒風砭骨，哀鴻遍野，春燕無歸，觸目心傷，夢魂鬱悵。』

余有詩云：「關山一任誰家物，觸眼吾民百感傷。雪漫長空風滿地，汽車載夢過遼陽。」一日薄暮，將投逆旅，適一女子，姿容倩雅，妝服濟素，冷月凝暉，寒山蹙翠，攜一姥一僕，匆匆更望北發。余心訝之。入旅店中，見壁間題詩數首，墨痕未乾，字體秀逸。其一云：「本是明珠自愛身，金鑪香擁翠裘輕。爲誰拋卻鄉關道，白雪蒼波無限程。」其二云：「明鏡紅顏減舊時，寒風似翦翦冰肌。傷心又是榆關路，處處風翻五色旗。」其三云：「無計能醒我國民，絲絲情淚搵紅巾。甘心異族欺凌慣，可有男兒憤不平？」尙有一首，字體潦草，不能辨識。噫嘻！此何人也？問之逆旅主人，茫然不答。」

八

希臘詩人荷馬（舊譯作和美耳），古代第一文豪也。其詩篇爲今日考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祕本，每篇率萬數千言。近世詩家，如莎士比亞、彌兒敦、田尼遜等，其詩動亦數萬言。偉哉！勿論文藻，即其氣魄固已奪人矣。中國事事落他人後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。然長篇之詩，最傳誦者，惟杜之北征、韓之南山，宋人至稱爲日月爭光；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，尙未足也。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，千七百餘字，號稱古今第一長篇詩；詩雖奇絕，亦只兒女子語，於世運無影響也。中國結習，薄今愛古，無論學問文章事業，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。余生平最惡聞此言。竊謂自今以往，其進步之遠軼前代，固不待著龜，即並世人物亦何遑讓於古所云哉？生平論詩，最傾倒黃公度，恨未能寫其全集。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，乃煌煌二千餘言，真可謂空前之奇構矣。荷、莎、彌、田諸家之作，余未能讀，不敢妄下比隲。若在震旦，吾敢謂

有詩以來所未有也。以文名名之，吾欲題爲印度近史，欲題爲佛教小史，欲題爲地球宗教論，欲題爲宗教政治關係說，然是固詩也，非文也。有詩如此，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。因亟錄之，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。

錫蘭島臥佛

大風西北來，搖天海波黑，茫茫世界塵，點點國土墨。雖曰中國海，無從問禹跡。近溯古南蠻，遠逮漢西域，舊時職貢圖，依稀猶可識。自明遣鄭和，使節馳絡繹。凡百馬流種，各各設重驛。金葉鑄多羅，玉環獻摩勒，每以佛光明，表頌帝威德。蘇祿率羣臣，浮泥挈盡室；闌斑披寶纓，扶服拜赤帝。是雖蠻夷長，竊號公侯伯，比古小諸侯，尙足稱蒲璧。其他鳥了帥，爭亦附商舶。有詔鎮國山，碑立高百尺；以此明德意，比刻之罘石。及明中葉後，朝貢暫失職。豈知慕爾國，既經三四摘。鐵圍薄福龍，大半供鳥食。我行過九真，其次泊息力；婆羅左右望，羣島比蟻蝨，咸歸西道主，盡拔漢赤幟。日夕興亡淚，多於海水滴。行行復行行，便到獅子國。

浩浩象口水，流到梵伽山。遙望峇塔坡，相約僧躋攀。中有臥佛像，丈六金身堅。右疊重累足，左握光明拳。雖具堅牢相，軟過兜羅綿。水田脫淨衣，鬚雲堆華鬢。大青髮屈蠹，團金耳垂環。就中白毫光，普照世大千。八十種好相，一一功德圓。是誰攝巧匠，上登切利天；刻此牛頭檀，妙到秋毫顛。或言佛涅槃，婆羅雙樹間；此即茶毗地，斯語原訛傳。惟佛有神力，高據兩山顛；至今雙足迹，尙隔十由延。或言古無人，只有龍鬼仙；其後買珠人，漸次成市廛。此亦造妄語，有如野狐禪；實則經行地，與佛大有緣。參天貝多樹，由此枝葉繁。獨怪如來身，不坐千葉蓮。既付金縷衣，何不一啓顏？豈真疲津梁，老矣倦欲眠？如何沈沈睡，竟過三千年？

吁嗟佛滅度，世界眼盡滅。最先王舍城，大闢禪師窟。迦葉與阿難，結集佛所說。爾來一百年，復見大會設。恒河左右

流，健槌聲不絕。其後阿育王，第一信佛法。能役萬鬼神，日造八萬塔。舉國施與佛，金榜國門揭。九十六外道，羣言罷一切。復遣諸弟子，分授十萬偈。北有大月氏，先照佛國月。四開無遮會，各運廣長舌。漢家通西域，聲教遠相接。金人一入夢，白馬來負笈。繩行復沙度，來往踵相蹻。總持四干部，重譯多於髮。華言通梵語，衆推秦羅什。後分律法論，宗派各流別。要之伏盧字，力太過倉頡。南有獅子王，鑿字赤銅鑠。當時東西商，互通度人筏。但稱佛弟子，能避鬼羅刹。遂使諸天經，滿載商人篋。鳥喙耶子洲，畏鬼性駭怯。一聞地獄說，心畏談摩殺。賴佛得庇護，無異棲影鶴。國主爭布金，后妃亦托鉢。尊佛過帝天，高供千白氎。樂奏梵音曲，訟聽番佛決。向來文身人，大半著僧衲。達摩渡海來，一花開五葉。語言與文字，一掃付抹撥。十年勤面壁，一燈傳立雪。直指本來心，大聲用棒喝。非特道家流，附會入莊列。竟使宋諸儒，沿襲事剽竊。最奇宗喀巴，別得大解脫。不生不滅身，忽然佛復活。西天自在王，高踞黃金榻。千百氎裘長，膜拜伏上調。西戎犬羊性，殺人日流血。喃喃誦經聲，竟能消殺伐。藏衛各蕃部，無復事鞭撻。即今奔巴瓶，改法用金帛。論彼象教力，羣胡猶震懼。綜佛所照臨，竟過九洲闊。極南到朱波，窮北踰昧。大東渡日本，天皇盡僭牒。此方護佛齒，彼土迎佛骨。何人得鉢緣，某日是箭節。莊飾紫金階，供養白銀闕。倒海然脂油，震雷響金鉞。香雲幢幡雲，九天九地徹。五百虎獅象，徧地迎菩薩。謂此功德盛，當歷千萬劫。有國賴庇護，金甌永無缺。豈知西域賈，手不持寸鐵，舉佛降生地，一旦盡劫奪。

我聞舒五指，化作獅子雄；能令衆醉象，敗竄頭籬東；何不勅獸王，俾當敵人衝？我聞角大力，手張祖王弓，射過七鐵豬，入地千萬重；何不矢一發，再張力士鋒？我聞四海水，悉納毛孔中，蛟龍與魚鼈，衆生無不容；何不口一吸，令化諸毛蟲？我聞大千界，一擊成虛空；譬擲陶家輪，極遠到無窮；何不氣一噴，散爲韓藍風？我聞三昧火，燒身光熊熊；千眼金剛杵，頭出煙焰紅；何不呼阿奴，一用天火攻？我聞安息香，力能勅毒龍；尾擊須彌山，波濤聲洶洶；何不呼小婢，悉遣河神從？我聞阿脩羅，橫攻善見宮；流盡赤蚌血，藕絲遁無蹤；何不取天仗，壓制羣魔凶？我聞毗琉璃，素守南天。

封薛荔鳩盤荼，萬鬼聲喁喁；何不飭鬼兵，力助天王功？惟佛大法王，兼綜諸神道，聲聞諸弟子，遞傳術猶工；如何斂手退，一任敵橫縱？竟使清淨土，概變腥膻戎。五方萬天祠，一齊鳴鼓鐘。遙望西王母，虎齒髮蓬蓬。合上皇帝號，萬寶河朝宗。佛力遂掃地，感歎摧肝胸。

佛不能庇國，豈不能庇教？奈何五印度，竟不開佛號？古有韋陀書，云自梵天造。貴種婆羅門，挾此肆凌傲。凡夫鉤根輩，分定莫能較。自佛倡平等，人各有業報。天堂與地獄，善惡人自召。卑賤衆首陀，吹螺喜相告。亦有婆羅門，漸服教導。食屑鵝鳩行，夜行鵝鳩叫。塗灰身半裸，拜月脚左蹠。各棄事天業，迴向信三寶。大地閻浮提，慈雲徧覆幬。何意梵志輩，勢盛復鼓噪。灰死火復然，尾大力能掉。別創溫郡名，布以人皇詔。佛頭橫著糞，訶罵雜嘲詈。盡驅出家人，一一出邊徼。外來波斯胡，更立祇神廟。千牛祭火光，萬馬拜日曜。嗣後摩訶末，採集各經要。一經衍聖傳，一劍鎮羣暴。謂此哥羅尼，實以教忠孝。天使乘白馬，口宣天所誥。從則升九天，否則殺左道。教主兼霸王，黃屋建左攝。繼以蒙古主，挾勢尤傑驚。以彼轉輪王，力大誰敢校。邇來耶穌徒，徧傳新舊約。載以通商船，助以攻城礮。謂天只一尊，獲罪無所禱。一切土木像，荒誕盡可笑。頂上舍利珠，拉雜付摧燒。竟使佛威德，燈滅樹傾倒。摩耶撫鉢哭，迦葉捧衣悼。像法二千年，今日末劫到。惡王魔波旬，更使衆魔嬈。天龍八部衆，誰不生悲惱。噴噴五大洲，立教幾教皇。惟佛能大仁，首先唱天堂。以我悲憫心，置人安樂鄉。占分十等人，貴賤如畫疆。惟佛具大勇，自棄銅輪王。衆生例平等，一律無低昂。罪畏末日審，報冀來世償。佛說有彌勒，福德莫可當。將來僧祇劫，普渡胥安康。此皆大德慧，傾海誰能量。古學水風火，今學聲氣光。辨才總無礙，博綜無不詳。獨惜說慈悲，未免過主張。臂稱窮餓肉，身供餓虎糧。左手割利刃，右手塗檀香。冤親悉平等，善惡心皆忘。愈慈愈忍辱，轉令身竄匿。

獸蹄交鳥跡，一聽外物戕。人間多虎豹，天上無鳳凰。虎豹富筋力，故能恣彊梁。鳳凰太文彩，毛羽易摧傷。惟強乃秉權，強權如金剛。吁嗟古名國，興廢殊無常。羅馬善法律，希臘工文章。開化首埃及，今亦歸淪亡。念我亞細亞，大

國居中央。堯舜四千年，聖賢代相望。大哉孔子道，上繼堯唐。血氣悉尊親，聲名被八荒。到今四夷侵，盡撤諸邊防。天若祥中國，黃帝垂衣裳。浮海率三軍，載書使四方。王威鎮象主，鬼族馴狼曠。歸化獻赤土，頌德歌白狼。共尊天可汗，化外胥來航。遠及牛賀洲，鞭之如羣羊。海無烈風作，地降甘露祥。人人仰震旦，誰侮黃種黃？弱供萬國役，治則天下強。明王久不作，四顧心茫茫。

九

往讀明詩，見劉誠意集中一篇，一千三百餘言，構思之奇，遣語之險，亦可为吾詩界中放一異彩。雖然，長篇詩為長短句者不難，而五言最難，為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，為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。吾重公度詩，謂其意無一襲昔賢，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。請兩錄之以資比較。

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，以土為肉石為骨，水為血脈天為皮，崑崙為頭顱，江海為胃腸，嵩嶽為背脊，其外四岳為四肢。四肢百體咸定位，乃以日月為兩眼，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，八萬四千毛竅，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。兩眼相逐走不歇，天帝怒其勞逸不調生病患，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。鬱儀手提三足老鴉脚，腳踏火輪蟠九螭。咀嚼五色若木英，身上五色光陸離。朝發鳴谷暮金樞，清晨還上扶桑枝。揚鞭驅龍扶海若，蒸霞沸浪煎魚龜。輝煌焜耀啓幽暗，燠煦草木生芳蕤。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，漱嚙桂露芬香非。啖服白兔所搗之靈藥，跳上蟾蜍背脊騎。搗光弄影蕩雲漢，閃爍燦壁葩花摘。手摘桂樹子，撒入大海中，散與蚌蛤為珠璣。或落巖谷間，化作珣玕琪。人拾得喫者，胸臆生明暈。內外星官各職職，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。有物來掩犯，兩鬼隨即揮刀鉞。禁制蝦蟇與老鴉，低頭屏氣服役使，不敢起意為姦欺。天帝憐兩鬼，暫放兩鬼人間娛。一鬼乘白狗，走向織女黃姑磯。槌河鼓，褰兩旗。跳下黃初

平牧羊羣，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。却入天台山，呼龍喚虎聽指麾。東巖鑿石取金卯，西巖掘土求瓊薇。巖洞洞春石梁折，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衝天飛。一鬼乘白豕，從以青羊青兔赤鼠兒。便從閑道出西清，入少微，浴咸池。身騎青田鶴，去採青田芝。仙都赤城三十六，洞主騎鸞翳鳳來陪隨。神魘清唱毛女和，長煙裊裊飄熊旂。蜚簾吹笙虎擊筑，罔象出舞奔馮夷。兩鬼自從天上別，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。忽聞塞山子，往來說因依。兩鬼各借問，始知相去近不遠，何得不一相見叙情詞。情詞不得叙，焉得不相思。相思人間五十年，未抵天上五十炊。忽然宇宙變差異，六月落雪冰天遠。鼉鼉山上作窟穴，蛇頭生角角有歧。鰐魚掉尾斫折巨鼉脚，蓬萊宮倒水沒楣。機槍枉矢爭出逞妖怪，或大如龜盎，或長如委蛇。光燦燦，形躩躩，叫鹿豕，呼熊羆。煥吳回，翔魁魃。天帝左右無扶持，蚊蠶蚤蝨蠅蚋蜚，嚼膚啞血圖飽肥，擾擾不可揮。筋節解折兩眼瞤，不辨妍與媿。兩鬼大惕傷，身如受榜笞。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。先去兩眼翳，使識青黃紅白黑，便下天潢天一水，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脾。却取女媧所搏黃土塊，改擗耳目口鼻牙舌眉。然後請軒轅，邀伏羲，風后力牧老龍告，泰山稽，命魯般，詔工倕，使豐隆，役黔羸，礪斧鑿，具鑪鎚，取金磬收，伐材尾箕，修理南極北極樞，幹運太陰太陽機。檄召皇地示，部署岳瀆神，受約天皇堦。生鳥必鳳皇，勿生梟與鴟，生獸必麒麟，勿生豺與狸，生鱗必龍鯉，勿生蛇與虺，生甲必龜貝，勿生螭與蜺，生木必松楠，生草必薺葵，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，勿生枳棘羶利傷人肌，螟蝗害禾稼，必絕其蟊賊，虎狼防畜牧，必遏其孕孽，啓迪天下蠢蠢氓，悉蹈禮義尊父師。奉事周文公，魯仲尼，曾子輿，孔子思，敬習書，易，禮，樂，春秋，詩。履正直，屏邪欹。引頑嚚，入矩規。雍雍熙熙，不凍不飢。避刑遠罪趨祥祺。謀之不能行，不意天帝錯怪恚。謂此是我所當爲，眇眇末兩鬼，何敢越分生思惟！嗔嗔向瘖盲，洩漏造化微。急詔飛天神王，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！勿使在人寰，做出妖怪奇！飛天神王得天帝詔，立召五百夜叉，帶金繩，將鐵網，尋蹤逐跡，莫放兩鬼走逸入巖窟。五百夜叉個個口吐火，搜天刮地走不疲。吹風放火烈山谷，不問杉柏楊欒蘭艾蒿芷蘅茅茨，燔燄熨灼無餘遺。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仞幽谷底，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。養在銀

絲鐵柵內，衣以文采食以糜。莫教突出籬絡外，踏折地軸傾天維。兩鬼亦自相顧笑，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，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，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。

一〇

陳伯嚴吏部，義甯撫軍之公子也。與譚瀏陽齊名，有『兩公子』之目。義甯湘中治蹟，多其所贊畫。其詩不用新異之語，而境界自與時流異，醞深俊微，吾謂於唐宋人集中，罕見倫比。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：『千年治亂餘今日，四海蒼茫到異人。欲挈頽流還孔墨，可憐此意在埃塵。勞勞歌哭昏連曉，歷歷肝腸久更新。同倚斜陽看雁去，天迴地動一沾巾。』

一一

吳君遂刑部，武壯公長慶子也，以氣節聞一時。丁酉抗疏陳時事，請變法，格不得達，浩然掛冠歸。近頃復上疏請歸政。迴鑾以後，薄海所期望者，惟此一舉，然莫敢言也；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，其所養可知矣。其詩肖其爲人。所著有北山樓集，宋平子跋之云：『五言古體，多似陶韋。五言律體，多似少陵。七言律體，直逼江西諸祖。』蓋道實也。吾最愛其支那有一士兩章，其一云：『支那有一士，跋涉居越東。抗志希純素，篤性秉淵冲。意曠九州外，神遊三代中。如傷慘心目，無告哀殘癯。一夫苟不獲，叢疚在厥躬。陳詞就重華，問道訪崆峒。著書累萬言，吾道未終窮。哲人不偶世，至論無污隆。豈惟躋小康，

將以致大同。挾策獻太平，瞻能識王通。抱玉貴善藏，活國俟良工。咸子他山意，錯石資磨礱。已矣吾何悲，矯首咨鴻濛。」（右贈宋平子）其二云：「支那有一士，戡影居越西。結念抱冰雪，宅心高虹霓。慷慨懷前修，惻愴憫羣黎。邱索與典墳，一一窮探稽。種界析狼鹿，政教疏羌氏。獨永泰皇祚，屢忤末俗詆。畸士自跼踖，良馬空趺蹊。始知間代才，動與世相睽。澄澄之江波，曉日鳴天鷄。疑疑天台山，仰止難攀躋。賤子奮孤心，逆鱗嘗獨批。荃蕀察中情，信讒反怒擠。邪枉固不容，悻直終見擠。三月何皇皇，兩馬猶栖栖。懷哉虞重華，風雨聞弗迷。宣尼未忘魯，子輿思王齊。已而復已而，且俟聖人兮。」（右贈章太炎）

一二

又有集句一首云：「青天漫漫覆長路，一紙短書無寄處。欲問平安無使來，乃知貧賤別更苦。四時天氣總愁人，秋月春風等閑度。憂患衆兮歡樂鮮，朱顏日夜不如故。嗟余此去其從誰，萬里蒼蒼煙水暮。構雲有高營，祇見石與土。俛視大江奔，幽憤得一吐。我欲凌風翔，轉上青天去。當面輸心背面笑，翻手作雲覆手雨。煙消日出不見人，至竟江山誰是主。」驅使前輩，天衣無縫，而含蓄蘊藉，別有懷抱，余酷愛之。

一三

丁叔雅戶部，雨生中丞子也；卓犖有遠志，憂國如海，而詩尤以神味勝。庚子秋，余返滬上，從友人扇頭見其感事一首云：「被髮繭足行趨趨，有人流涕哀江南。眼前所見皆餘子，大宙之亂何時戢。」余絕愛之，謂

以二十八字寫盡當時局，而自見懷抱，仁言藹如，未有能及此者也。頃從北山樓集，復見其將歸嶺南留別一首云：『百無聊賴過零丁，遙睇中原一髮青。避地詩人哀故國，渡江名士泣新亭。山河運歇英才盡，鼙鼓聲沈戰血腥。鶚首賜秦天亦醉，祇憐羈客獨長醒。』絕似劍南學杜諸作也。

一四

吾黨中天才絕特者，未有吾家伯雋孝廉若也。伯雋以辛卯年與余同遊南海先生之門，年方十四，是歲即舉於鄉。當其未禮南海也，碌碌無以異於常見；一度摩頂受記，夙慧輒發。而尤耽內典，在齋中終日坐禪，少年同學時或揶揄捉弄之，弗爲動也。其冬，余入都，伯雋贈三詩，其一云：『惺惺真宰慎其微，萬象紛紜任所之。客賊並來善相接，佛魔俱掃得堅持。精魂須歷三千劫，大力常周十二時。遊刃雖然有餘地，族間猶自見難爲。』其二云：『長嘯一聲天地寬，翛然來去更無難。崑崙頂上鐵船動，魑魅叢中神劍寒。壁立萬仞皆平地，坐斷十方如是觀。河嶽日星通神氣，周遊磅礴在胸肝。』其三云：『無明有愛如來種，一片慈悲成此身。軀殼衆生託吾輩，肝腸內熱爲斯人。遊行自在虛空架，轉運無方大法輪。七寶莊嚴開世界，卻原步步踏紅塵。』十四歲乳臭小兒，何處有此識想，得不歎絕！

一五

南海先生曰：『伯雋殆有夙根者，遊戲人間耳。』顧伯雋寡言，吾無從窺其底蘊；以文字論之，知其非冷腸人